莱西晨曦

第 4 期　2012 年 6 月 4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华裔观众：盼迫害早日结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澳洲悉尼布莱克市政厅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第十一次受邀请作为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沿途民众向法轮功队伍欢呼致敬。

来自中国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学法轮功；中共不让人学法轮功，是因为它太坏了。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所以不应该迫害他们。

北京的高先生表示："我感到他们（法轮功学员）给中国人增了光，我作为中国人也很自豪，他们以真、善、忍约束自己的内心，这就更美好，让国外的人也感觉他们很美好，中共打压这样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应该说是变态不可理喻的。一个正常的政府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不仅不打压，应该给予鼓励。" 当记者问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时，高先生说，我不能想象有这样残忍的事，这跟共产党的无神论有关，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只相信斗争哲学，所以什么残忍和不道德的事情都敢做出来，我希望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CNN 发言人：自焚事件伊始摄影师即被逮捕

"天安门自焚伪案"震惊世界，同时又漏洞百出。这里是一个例子。

自焚录像中，远景、近景、特写镜头一应俱全，并可看到一身背摄像机者在现场自由拍摄。中共官方称，自焚录像是由天安门广场上的监视摄像机拍摄的。然而监视摄像画面应是远景，角度固定（自上而下）。当海外媒体质疑这些近距离及特写镜头是哪里来的时，中共称是现场 CNN 记者所拍。对此，CNN 国际部发言人说：他们的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会议上指出："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中共当局企图以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 ◇

图：从央视自焚画面可见，摄像机是移动、跟踪拍摄的。节目多处违反常识，如：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烈焰下竟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等待，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上。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

法轮功获澳洲甘蔗节游行"最佳文化奖"

（明慧记者陈心宁澳洲昆士兰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澳洲昆士兰的宾利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甘蔗节大游行，活动由当地的扶轮社举办，旨在推动当地商家与社区之间的和睦与扶助。受邀参加的法轮功队伍获得了本次游行的最佳文化奖。

游行吸引了许多昆省各地的人们前来观看。五彩缤纷、耀眼夺目的法轮功队伍由舞龙队，彩旗队，唐装队和腰鼓队组成，一路上不断有民众赞叹说太漂亮了！太美好了！

游行结束后，主办方在展览场举行了颁奖活动，法轮功游行队伍获得了本年度的最佳文化奖。主办单位还表示，明年一定再度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

法轮功学员道依表示：我们非常荣幸得到宾利扶轮社颁发的这个最佳文化奖，每个参与者都配合得非常好。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们表示，他们自己通过修炼真，善，忍，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他们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社区，让其他人也能体验大法带给他们的健康与幸福。

法轮功学员还在庆典的园游会展位上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让民众有机会进一步了解。

莱西市妇产科护士孙琳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青岛莱西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孙琳，修炼法轮功后身心都健康了。可却因此遭受到中共的迫害，被迫辞职，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遭非法判刑等迫害。下面是她自述其遭遇。

我叫孙琳，现年五十岁，原青岛莱西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我于一九九六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匪浅。在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胆囊炎、中耳炎、甲亢等疾病，脾气暴躁，浑身无力、心慌，看什么都不顺心，经常和人吵架。我是一名护士，给别人打针、处理医嘱手直哆嗦，有时针扎进去又拔出来，整天愁眉苦脸，易怒，只要能打听到偏方就用，有病乱投医，每天大把地吃药，一停药就犯病。甲亢没治好，又因为药物导致的肝脏受损，整天以泪洗面。

在我修炼没几天，同事告诉我气色多么好，和修炼前没法比，慢慢我放弃了吃药，不知不觉中浑身有劲了，心不慌了，脖子也不粗了，心情也好了。我读法轮功书、炼功风雨不误，天天如此。从此我的脾气变好了，同事关系融洽了，孝敬公婆，给老人买房子。家人看到我的变化，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同事、家人、朋友都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

可这样一部教人向善、使人身心受益的高德大法，却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受到了江氏流氓集团的疯狂迫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睡觉，医院保卫科长梁万军、护士长解秀芝半夜三更突然来骚扰，把我拉到医院关了一晚上。第三天，当我和丈夫去找院长赵明言，赵明言推责任说这是公安局政保科长邵军的指示。十一月底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被警察绑架，我回来后医院扣发我的工资、奖金。后来每月只发三百元生活费，大约扣发工资、奖金二万多元，直接参与人赵明言、柳建功、杨国平、解秀芝。二零零零年我又上了几次北京，单位限制我休班，逼迫我写保证，护士长卢霞逼我不写保证，不然要我辞职，如不辞职再去为法轮功上访就要连累他们，被逼无奈我只好辞职了。

二零零二年有一天早晨我出去贴“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被滨河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他们把我的一只手铐在摩托车后座上，在地上拖我，一直拖到滨河路派出所，手腕被勒了很深的印，过后就肿胀，发青发黑。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抢劫走了大法书，派出所警察把着我的胳膊硬往身后别，拽着我的头发，强行给我拍照，还用脚踢我，打得我吃不下去饭，最后把我送到看守所关押。

七天后，莱西公安非法劳教我，在送劳教所之前，检查我身体青一块紫一块，我奄奄一息地躺在滨河路派出所大厅的排椅上，沈涛掀起我的衣服，嘴上说哪有伤？专门在没有伤的地方给我拍照。到了劳教所因身体不合格被退回。这次绑架，直接参与迫害人是莱西公安邪教科头目沈涛等。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出去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陷害，被恶警绑架到周格庄派出所，然后非法抄走一些我的私人财产。在派出所，警察强迫我摁手印、拍照、做笔录，我坚决不配合。晚上又把我送到拘留所，逼我家属交生活费才能探视，等到家人交钱后又禁止家属探视。莱西拘留所有高墙和铁网，但我一个弱女子凭着“我没罪，我要出去”的坚定信念，居然奇迹般地翻过高墙和密布的电网走脱。警察发现我跑了，就在后面紧追，我被一人拦住，又被带回拘留所。警察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铐在一起，无法睡觉、上厕所，同室的人很同情我们，帮我们打开手铐，被警察发现，又逼我们戴上我们不配合，他们把我按在地上用脚踢，掰我的手腕，打得我上不了床，上不了厕所，强行把我们按在地上戴上手铐。十三天后，送我去青岛海慈医院查体，检查结果是血压高，青岛大山看守所不收，不知莱西警察做了什么手脚，看守所才收下。最后莱西法院无视法律，在我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非法判我三年刑期。

二零零九年我被绑架到济南市工业南路的山东省女子监狱，关押在集训队（专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警察安排恶人强迫我看诽谤大法的电视，不转化就关禁闭，减少睡眠时间，强行一个姿势坐着不让动。警察指使刑事犯一群打手按着我的头写五书，每天写思想汇报。最后把我分到三监区，每天被强制奴役劳动持续十小时，不停地干，却完成不了他们规定的任务。上厕所跑着去，吃饭仅用几分钟的时间，甚至没时间吃饭。

警察派两个刑事犯看着我，不允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我被关小号四十多天，在小号里，小便在屋里，大便也禁止上厕所，我据理力争，坚决不配合，警察才勉强同意上厕所。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十点，警察指使犯人强迫我一个姿势坐着，实在坚持不住动一动她们就又打又骂。白天由监区内值班的刑事犯轮流看管，晚上由出工的刑事犯轮流看管。这些刑事犯白天干活很辛苦，晚上又得不到休息，她们把怨气都撒到我的身上，警察就用这种挑拨离间的方法让人仇视大法弟子。我被折磨的双腿肿发亮，臀部长时间坐出厚厚的一层茧子，一层层脱落。

在小号不让洗澡，不让洗衣服，晚上十点以后只给五分钟洗漱时间。无论天冷天热只给一暖瓶水，喝完了再要都不给。到了年三十，警察把我从小号放回监室，年后逼我出工，在车间强迫我干这干那，跟不上趟，她们又打又骂，使我血压升高，她们逼我吃药，我反对这种无人性的迫害，恶人胡建芝、赵亭、赵南、徐小民、肖新、魏伏军等人把我按倒在床上，撬我的嘴，又用勺子往我嘴里乱戳一气，嘴被戳破了，戳起一个个大血泡，连饭都没法吃。刑事犯胡建芝对警察胖刘说：“你看我们怎么给她灌药”。警察不但不制止她们的暴行，反而变本加厉，命令刑事犯把我抬到医院，在途中把我放下，对我拳打脚踢，去了医院又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第二天全身青一块紫一块，我便去找警察，胖刘却昧着良心说：“没有伤，看不见。”一位法轮功学员去找监区长反映我被迫害的情况，紧接着警察们开大会，指责我不服从管理，警察害怕她们的迫害罪行被曝光，再次把我关进小号折磨，直到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我走出黑窝的那一刻。

这三年来我受到非人的折磨、残酷的迫害，这是那些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